列傳三十四　武十三王　元四王　簡文三王

列傳三十五　王導子悅　恬　洽　劭　薈　洽子珣　珉　劭子謐

列傳三十六　劉弘　陶侃　兄子輿

列傳三十七　溫嶠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曇子恢　鑒叔父隆

晉書　卷六十四至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又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賈才人生東海沖王祇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瑋又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摘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日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既痛勇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纂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祇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沖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簒（一作僭）逆志允陰知之稱疾

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
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
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
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
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
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
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
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陳於承華門前亏矜齊發
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
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
麾騶虞幡以解鬬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
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許言有詔助
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爲亂所害時年二十九
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
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冏上表理允曰
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
奄至隕沒逆黨遺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
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慨愍國統滅絶發言流涕臣
輒以息趙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誄禮追贈司徒冏敗
趙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
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
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二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

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簡銓端覃嗣立及沖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廢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于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詿大將軍潁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脇遷大駕表成都王潁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籓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沒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

荀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没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傅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爲寧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又成都王穎之相攻也又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未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没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即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没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謚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裒石婕妤生東海哀王沖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養之裒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裒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裒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沖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沖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毓爲司馬潁川庾懌爲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沖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既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祕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已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哀眞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逢散騎常侍逢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洽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洽等慶晃徙衡陽郡太元六

年諱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剋已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諱三子綜逢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逢散騎郎十二年追復諱武陵國綜逢各復其官逢還繼梁國

梁王逢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諱俱廢毚子觫嗣太元中復國毚子珍之嗣桓玄簒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侯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問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温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水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簒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寄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敎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

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閒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設告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顓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冀都兼四方所則明敎化法制不可不愼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冕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容壺士容瓶以壺瓶爲差則祝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

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煩母弟昱爲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恭帝即位哀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即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叔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叔儀生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嘗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幸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酉陽王羨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

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頴遠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姏一作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天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竪都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既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甲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

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賕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虧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探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誡虧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剋獎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寧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寧之甥以諮事道子寧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寧於帝帝不獲已流湻出寧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謁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刻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賞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爲皇太妃所愛親

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
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
協輔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
私狼藉長法奔逃竟無罪罰倣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重亂時穀
賤人饑流雍不絕由百姓罕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肉
京邑士簿戚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
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
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
爲荆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
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
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
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誨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
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
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千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
競荆州太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寧仲堪仙民特有言詠
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匠荆州謂王忱也法護卽
王珣寧卽王恭仙民卽徐邈字安道戴達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
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
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黄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
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
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
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
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道子討之乃拜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

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族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絰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者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强盛宰相權輕宜容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會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埠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子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已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

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以昏酔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酔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謙桓以下諸貴以刀筆之才爲元顯所親狎自已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重慮有議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已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盧江太守會稽張法順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

他謀略唯曰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戩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閩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天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居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措引止三吳丑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佐僚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楊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

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糇糗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
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
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
日列陣于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
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潰元
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
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
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
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
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
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
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太未靜亂禍

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未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
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
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
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
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
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於王妃陵追謚元顯曰忠以臨
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
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
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乃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
哭之甚慟修之復爲嗣襲謚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晉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
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大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

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華一作夢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憧憧周餘竟沈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毗荒亂孃信惑讒諛遂使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奪倫攸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瓚之常材抗姦兇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幸謚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劉陳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興乎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纏及禍難仍鍾秦獻聰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王導　子悅　恬　洽　劭　珣　珉　劭子謐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爲東閣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

月上 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
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
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掊
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
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
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
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
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殷
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赴已廳前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
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
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
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
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
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
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
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
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
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
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棹動
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
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棹加崇
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
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
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

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相知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毎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爽倫攸敘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

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冀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

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
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
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
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
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
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
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
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葦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
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
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
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鑒鑒闇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
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衂臣之責也乞
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
置吏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
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
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
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
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
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
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
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
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
勸進於帝時王氏殭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懼帝賢明欲更議所立

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
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
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
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
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絕又賢不宜
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
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
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
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
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固讓帝
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
劒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

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
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名峻
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
官居巳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
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
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朗潛諷誘
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衞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
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
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
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
苟弘衞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
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

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府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允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稱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遣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册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儁乂申命群官允釐庶績朕思憲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薨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徙焉導恐妾被辱遽令

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
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
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
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聞
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
悠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
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
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
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
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睿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
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
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

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輼輬車黃屋左纛
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册曰蓋高位
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
是乎在惟公邁達沖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
悽遲務外則名雋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箅獨運昏我中宗肅祖之
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右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
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檮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
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恊其
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冲人遭遇艱圮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
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緝道彌曠方賴高謨
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
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

獻祠以太牢竈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頹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潁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荅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鄰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壽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物忧亡後導還臺自忧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忧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慬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慬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棋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

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咎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絶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與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疆兵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册諡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

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嶇嶇九折風霜備經難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實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一作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昌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爲嗣

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簒兵詣謐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簒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簒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既受

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謐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戩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加謐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謐曰文恭三子璩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奮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奮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奮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廞即墨絰合衆誅殺吳巳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廻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

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
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
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
不由之原夫興乎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
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
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
茂弘策名枝屏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尅復之功用
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
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
日主垂餌人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
沸鼎之中爰立童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
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
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
呂虔之贈刀謚乃償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虵
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猋馳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
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簽水流慶赤矣門族重光斯盛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楊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以勳德兼茂封宜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恒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弁軍圍宛敗趙驤

四川中醫藥大學圖書館

四川中醫藥大學圖書館

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
逃其衆悉降荊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
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
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非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
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伐罪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
黨初平昌未梟擒猛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颯風
前長水校尉張弈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奸
駭蕩則滄海橫波苟寧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憲不待報輒遣
軍討奕即梟其首弈亂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今弈
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
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弈
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
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戴之望焉張昌竄于下儁山
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
益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
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闇蔽所能酬酌然萬
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恒牙門皮初戮
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
馮法當不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
若不趨報無以勸殉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
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爲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

沅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興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出昌質其妻子避亂遠勑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四品皆可以訓奬臣子長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出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勑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增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益風教臣輒以勑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閤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一作餵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厭之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童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

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秉長安河間王顒秉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顒使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將趙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將趙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闚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咨訪相下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旣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勸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絰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

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弟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還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名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勑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

音義晫家林曰晫明也字角反

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爲掾屬以侃寒宦名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荊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

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弘爲荆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内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刻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

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舉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朱輪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絶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已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翼擊賊破之時周顗爲荆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

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書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
鬬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
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
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于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
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
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
尉荆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
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沖悉降其衆侃名曾不到貢
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
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湞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
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爲所敗賊鉤侃所乘艦

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弈竟奔于賊侃坐免官
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
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
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慙允之功所在有効出佐南夏輔翼劉
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羣醜破
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
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于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
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
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憎懼來經一竹還夏口未經信
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廻軍邀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
華折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慇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
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

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大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忿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其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毫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荊蠻乖離西嶲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發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恥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論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舉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

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與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及王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一作田而戲賊人稻

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聚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攝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衆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龔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毒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

軍宋臬陳脩率兵據溢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尬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濳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名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泊遣子瑤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會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徵時所荷一餐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illegible]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illegible]襄陽拜大將軍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焉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illegible]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慄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

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窆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頼羣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周召也獻替嘻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頼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傳)棨戟仰繳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

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頼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鉞章綬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一(二作)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童至曰童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童爲小人今王童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施作)盜官柳植之於巳

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拖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鄂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廼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蕃寇正以長江耳鄂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廼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亡將鋪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

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勝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大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闇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雖洪聰夏琦旗斌稱範伝見舊史餘者並不顯洪辟丞相掾早卒

贍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illegible]臚諡愍悼世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庚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贍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國除

斌尚書郎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爲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

琦司空掾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尫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韜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韜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搆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奸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是

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
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
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爲光祿勳

岱散騎侍郎

臻字彦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爲南郡太守領南
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

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涼州人元康
中破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弢爲侃
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
之以爲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槹打沒官軍
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
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
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
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玄功咨于
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閫外總頒條之
務禮綜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雝雝飭以是興嗟
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並參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
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敏豺狼之迹舉賢
登善窮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畏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
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侵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
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宏萃
陬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

靜析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陜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旃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宜一匡緊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終

晉代古閣毛氏

晉書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溫嶠字太眞司徒羡弟之子也父儁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還司空以嶠爲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

汲古閣毛氏

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仲之才而明公有桓公文一作之志欲建匡合之功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機告喪東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誠宜亟正大位以鎮海內琨素與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匍匐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荊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稱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敷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乾鞏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乾鞏諫曰臣聞善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當時勤而忘逸誠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

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譽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繆為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忧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亦尹聲載唆舌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思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遭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為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

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
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
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
于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
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
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
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
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
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
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
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
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
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
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幷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
開荒雖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
事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
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
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
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
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
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
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
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
命愈遠益宜得才宜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

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于荊楚又以西夏爲處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洋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

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郡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宜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遽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

次溢口卽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
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
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都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
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
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衰恨
自咎五情摧憒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
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壽陽太守褚
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
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徵申重明致誠義感諸侯
蘭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拔劒奏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
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
耳登壇唅血涕淚橫流慷慨感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
列名拜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
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
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
性禍阨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
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
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鎭職在禦侮征西閻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
動庸弘著諸方鎭州郡咸齊斷金同憲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
小人盡力高祖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
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
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
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

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大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龍驤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辰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宣長於此勢足西遏彊胡東接逆

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令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贍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遍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

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庫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于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竝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兵不便不如攻橫杭橫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永匡術導將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

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
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
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逐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
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
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
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牀書曰朕
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
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
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
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
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
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諡曰忠武祠以太
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證以爲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
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于聖世勳義感于人神非臣
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
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入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
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
恥奬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
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于后土
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
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
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
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
叅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

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試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郤鑒

惜　惜子超　惜弟曇　鑒叔父隆

郤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簒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叅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才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名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巳勸之赴名鑒終不廻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冤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實先求交于鑒鑒不許至是實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實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恠亂至此邪實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賑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於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鑿鵝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

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
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
朝不可得而親疎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
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
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黎身北面義同在
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
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
諮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
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
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
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一日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
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

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
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
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
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
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温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
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
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
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
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詣鑒特草上表疏以
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
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
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

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
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壼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
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
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
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
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
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
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
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
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救患今主上幽危百
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

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
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詣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
謀欲挾天子東人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
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
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
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虞潭皆受
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
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廢亭三壘以距賊
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
色叅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軼而前勸鑒退
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
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

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殫酌遂至沈篤自忖氣力差理難與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

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克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薨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册曰惟公道德沖遂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世表歷位內外勳庸彌著乃者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祖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勳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揚徽劭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

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劍縣令鑒之薨也翼
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廉苦心喪三年二子愔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
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
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爲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
愔爲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越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
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義之高
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
築宅童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
僕射江虨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遘榮有不拔
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
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
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
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
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
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
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奬殷
勤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
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
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
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
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爲參軍

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
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趙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愔在北府
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
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共奬王室修復園陵趙取視寸寸毀裂乃
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愔
爲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趙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
嘗詣溫論事溫令趙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
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潼趙諫以道遠泝水又淺
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趙又進策于溫曰清水入河
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
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
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
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
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舍
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僵
俛秋冬船道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
大限閡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
壽陽之捷問趙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趙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既而趙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
趙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
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
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趙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
文度共詣趙趙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過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屐遁有能辭榮拂衣者

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營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徵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儁甚相知賞超雖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清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楊尹劉毅鎮江陵請爲南蠻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曇宇重應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爲撫軍引爲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爲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

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益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潘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爲梁秦雍司荊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初姚萇將寶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爲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成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爲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爲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爲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爲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一作都督隴上軍時魏武彊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於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掎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竝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既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唆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襄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名爲散騎常侍倫之簒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椽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可酋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酋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令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酋王遂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入西赴遂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遂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爲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眞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猰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平道徽儒雅承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壁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爲飾援高

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
風矣
贊曰太眞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畣節摛名道徽忠勁高芬遠
映愔克負荷超慙雅正